



婚姻 休克期

百里无忧◎著

试离婚，试永远

永远分开，永远做朋友，还是永远在一起

试离婚，一年为期

不为简单的分开，而是为了试出我们属于哪一种永远

爱情是盲目的，当婚姻恢复了它的视力，遭遇平淡乏味、无休止争吵的婚姻休克期，你是否还记得相爱时互许的承诺？是选择用一年的时间去另寻新欢，还是聚聚散散中重新认识彼此？

婚姻 试离婚 休克期

百里无忧◎著



试离婚，试永远

永远分开，永远做朋友，还是永远在一起

试离婚，一年为期

不为简单的分开，而是为了试出我们属于哪一种永远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百里无忧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婚姻休克期 / 百里无忧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12

ISBN 978-7-5313-3838-3

I. ①婚… II. ①百…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87318 号

婚姻休克期

责任编辑 王 平 王晓娣

责任校对 王玉坤

封面设计 柏拉图

版式设计 冯晓驰

幅面尺寸 165mm×235mm

字 数 342 千字

印 张 16.5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沈阳佳麟彩印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838-3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6215008

婚姻休克期 contents

001	楔子
003	【第一章】整个上海都寂寞
024	【第二章】盘膝在沙土中
046	【第三章】情感是个圈 婚姻是个套
067	【第四章】打起手板唱起歌
089	【第五章】当逃避已成往事
111	【第六章】人生有太多但是
140	【第七章】说好的幸福呢
161	【第八章】嫂子驾到
191	【第九章】狰狞地笑一下
217	【第十章】只等一个人
252	【第十一章】不让情冷 不给心哭

郁芳菲从小是个美女，从懂事那天起，老妈就反复说过多次。

乳臭未干时，邻里邻居就都爱抱她，嘴里嚷嚷着：瞧这小女娃，一看就是个美女坯子，长大了可不得了了。

郁芳菲会说话很早，会爬却很晚。确切地说，她基本是直接会走。芳菲妈说，俺闺女倔啊，怎么训练爬也不行，说走还就走起来了。邻里邻居都说，人家是美女命哩，不要爬，就是要直接走。

关于郁芳菲的命，一直都被赞美之词浸泡着。直到姥姥抱她回乡下，一位据说是十里八村闻名的大仙看了一眼，十分肯定地来了句：这孩子注定是水命，随波逐流，成不了大气候，一辈子凑合着吧。

姥姥不信，拿来了郁芳菲的生辰八字给大仙看，大仙更坚定她的说法：你看，这孩子是水年火月水日火时生的，能有个随波逐流的命就不错了。姥姥说，不是啊，这娃子长得多俊啊，至少可以找个好婆家，衣食无忧吧。大仙嘴里念念有词地说了一堆，姥姥只记住了：命是注定的，长相是会变的，这孩子将来也就找一平凡人家。

郁芳菲是1983年7月17日十八点出生的，她可不知道这日子怎么就水来又火去的那么纠结。再说，哪年哪月在划时代的啼哭中呱呱坠地，她自己说了不算。当然，她妈说了也不算，她姥姥就更算不出个子虚乌有来。

从小到大，郁芳菲一直都是美女坯子，幼儿园的时候演花仙子，上小学的时候演

公主，初中高中就开始演校花和被多人暗恋的女主角。从懵懂初开的年龄开始，她身边的男生就一直不断。最轰动的一次是初中转学以后，以前老欺负自己的一个女孩子跟她转到同一班，一个月后全班二十多名男生联合堵那女生，声称要为芳菲出口恶气。

好光景没有持续性，到了大学以后，郁芳菲的光环忽然黯淡。她读的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按理说名牌大学基本上就是美女稀缺的代名词。但是郁芳菲这一届，赶上了十年不遇的好光景，就算是在班里她也排不上最受追捧。几乎从那时起，再也没人叫她校花。大学放假回家，老邻居来看妈妈，见到芳菲居然问，你那个美女坏子的姐姐去哪了？老妈在一边尴尬地说，我们家只有一个独女，这就是芳菲啊！郁芳菲在大妈的眼神中看得出，岁月如梭，当年那个小美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紧接着，大学毕业，找工作居然成了个难事，原本只想去银行、税务的她，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自己应聘到当地最大的百货公司——天一百货，当了一名市场营销业务员。

即便是这样，郁芳菲也没觉得命运不眷顾自己。领导很赏识她，不但很快提为市场营销部主管，还被选为天一百货的形象代言人。巨幅的大照片被制成迎宾海报，每天都矗立在大厦的外墙体，微笑着面对所有路人：欢迎光临天一百货！

要知道，天一百货是港资企业，在全国各大主要城市都有自己连锁经营的百货公司，能够成为东江市天百的代言人，这份荣耀比当年做校花还让人激动。只不过，后来她才知道，公司选她不是因为她最漂亮，而是说她长得比较亲民。亲民，亲民是什么意思？像个小市民？

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影响郁芳菲的心情，她坚定地认为，自己一切好运都是从结婚以后开始的。

第一章 整个上海都寂寞

曾经以为，结婚了就是从此两个人、一片天、一条路。可是郁芳菲结婚三年就发现，婚后生活是一片天、两个人、好多条坎坷的路。

挤在回家的公交车上，郁芳菲还在郁闷地感慨这些。

后天是婆婆的生日，老公王子华一早就特意请了假，说是要去上海探望婆子和公公婆婆。可郁芳菲几天后要去苏州开会，根本来不及这么折腾。她想过请假，新换的市场部经理看她哪里都不顺眼，能让她去开会就不错了，请假简直是天方夜谭。好在财务的小英是自己闺蜜，给出了个狠招，直接把会议邀请函的复印件改了，会期拉长也就不用请假了。

望着车窗外颜色光鲜的小轿车，速度悠然地超过大公交，一个个消失在视线里，郁芳菲更加感慨命运的不公。要不是自己结婚太早，毕业没两年就答应了当初肯于为自己打群架的王子华，她怎么也可以选个有车的男人嫁。王子华是她读初中时在数理化竞赛夏令营认识的，当时王子华是她那个学校高中部的，两人能相遇并且分到一个小组活动，那就是缘分吧。后来学校里一群人为她出头打群架，王子华知道消息还特意跟着去了。在郁芳菲幼小的心灵里，那就是文武全才。

十年后，两人在天一百货偶遇，王子华说我每天送你回家吧。

开始的时候，郁芳菲觉得这人也三分钟热血，坚持不了多久。当初为她打群架的那帮男孩也是一样，带头那个后来居然娶了被围追堵截的女孩，也就是经常欺负她

的死对头。没想到，王子华居然真是天天来送，很多时候还开着车来。有一次，郁芳菲打电话说不用来，晚上有应酬。结果信号不好，王子华没听清，当晚在天百大厦外面违章停车一个多小时等她。同一时段另一空间里，郁芳菲正忙着敬酒，快八点多才想起手机一直在包里。王子华知道了也没生气，又跑到酒店外面等，最后还是如约送她回家。

多浪漫的邂逅，多浪漫的男人。

只不过，相处很深了以后郁芳菲才知道，王子华是卖车的，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车。

结婚时，新郎70后，新娘80后，这一度传为美谈。但是结婚后，这成了他们吵架时经常会用的撒手锏：我和你有代沟，没法说。

一想起回到家里，老公还是那张没好气的冷脸对着她，郁芳菲就对家提不起感觉来。果然，按了半天门铃没反应，她还得一如往常自己掏钥匙开门。进了屋，发现老公在客厅里收拾行李，一点理她的意思都没有。

“我说，你知道不知道婚后的幸福是什么，就是回家的时候按门铃，能有老公给开门，而不是自己去摸冷冰冰的钥匙。”郁芳菲冷冷地说着，把背包随意扔在鞋柜上面。

“有老公怎么的？有守门员球还进呢。”老公还在那兀自地收拾着。

“你觉得有意思吗，你这么说话是幽默吗？”郁芳菲自己换了拖鞋，随手打开厨房门看了一眼，炉灶一点动过的痕迹都没有，显然今晚的饭菜还没有着落。

王子华似乎暂时忙完了手里的活儿，走过来把她的包拿进屋里，然后顺口说：“哎，我说那位同志，听人家说过没有，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

郁芳菲本来去接水喝，喝到一半差点被呛到，平了平气息才怒斥道：“你能不能说点吉利的，不就是不能陪你去看你妈，用得着这么恶毒攻击吗？”

王子华回过头，冷冷地看她一眼：“不去不去呗，我说什么了吗？没说什么吧。结婚才三年，婆婆六十大寿你都不去。好，我一个人去，就算是出丑，我也去。”

郁芳菲握着那杯矿泉水，思维忽然停滞了一会儿，慢慢地把剩下的水喝完，她才接着说：“也许你说着了，我们的身体没有肿瘤，但是我们的婚姻长了肿瘤。目前看，还不是良性的。”

第二天送老公出门的时候，郁芳菲自己也提了一个箱子跟着出门，老公当时就很疑惑。郁芳菲说，她把东西拿到公司去，反正过两天出差，直接从公司走方便。

直到郁芳菲陪老公一起上了车，王子华才反应过来：“你是不是请下来假了，亲

爱的老婆，你太可爱了，你们80后都是这么爱给人惊喜的吗？”

郁芳菲觉得无聊，昨天一晚上都在甩脸子给自己看，一直都“哎、哎，我说那位同志”地称呼着，这一上车立刻就变成亲爱的了。不陪着老公去看婆婆就是那位同志，陪着老公去看婆婆就是亲爱的，要是答应他把婆婆接回来住，那是不是就用英文叫Darling了。

郁芳菲无奈地解释说，别那么张扬，自己是和财务的人合伙密谋，修改了会议邀请函才成行。他们那个新来的吴经理，才不会给她假期呢。机票是昨天求人定的，还好也打了折，只不过她要装两天人在苏州。昨晚她特意开电脑搜了一下苏州的风土人情，以免到时候同事打电话问起，自己说漏了。

来送他们的是王子华公司的赵长天，也是王子华的铁哥儿们，小伙子立刻在前边说：“我可是全听到了。说吧，你们去上海给我带什么礼物回来，要不然我就全泄露出去。”

王子华还没说什么，郁芳菲已经在一边娇嗔地嚷嚷：“你敢，小心我提前灭口。”

赵长天一边开车，一边半扭着头说：“别，你已经快把王子华同志灭了，就为东江天拓汽车销售公司留条活口吧。你是不知道啊，说你去不了，这几天王子华专员已经郁闷得快要疯了，连丢了三笔大单啊。我们部长都说了，你赶快去上海祝寿吧，要不我们这个月销售冠军就拿不到了。”

王子华坐在后面就是傻笑，嘴里说着：“哪能呢，哪能呢。”

郁芳菲却是拍着司机驾驶员的座椅靠背，大声说：“销售冠军又怎么了，是提拔了，还是多发奖金了，你们部长就是会耍嘴皮子。”

赵长天苦笑了一下，没回应，把车载音响的声音又开大了不少，好像沉醉在曼妙的音乐里。

王子华忽然趴在郁芳菲耳边说：“别说了，小赵刚被扣了奖金，因为我老想着妈的事，错过一个单子，忘记了帮他。”

郁芳菲扭过头看看老公，也小声说：“为什么又是你帮他？你帮来帮去，什么时候帮帮自己。你每个月都把单子转出去好几个，那奖金能提高吗？你回上海看你妈，够钱买礼物吗？”

“咱妈！”王子华怒目而视地看着她，小声地训斥着，“公司里首先是人缘好，否则你业绩好有个屁用。”

“你别老影射我，就我们那个吴大经理，谁也没法和他人缘好。除非，除非被他潜规则，就他那个职位，也好意思潜别人，德行吧。”

“你看，你又极端……”

赵长天在前面好像感觉到了什么，把音乐的声音关小了一些，然后说：“我给你

们讲一个新听来的段子吧：说上海白领流行学跆拳道，有个卖轿车的老板自诩金领，学跆拳道的时候愣装自己是此道中人，在外面买了白腰带系上。正规的腰带上是应该有道馆的名字和标志的，可这金领不知道，就戴一条光光的腰带在那儿晃。结果让教练看到，教练眉一挑，说道，哟！你白带异常啊！……”

车里人都笑喷了，气氛立刻缓和了不少，其乐不止融融还啧啧。

“你小子心思都花在这些没用的地方了，别编排上海人好不好。”王子华没好气地笑着，“我嫂子那人就不错，一早给芳菲买了礼物，听说不去了还挺伤感呢。”

郁芳菲不知道这份礼物会成为惊天动地大事件的导火索，基本也没过心，她只想着给婆婆祝寿这大型家庭活动赶紧过去吧。

一路上，有说有笑，外人看来，郁芳菲和王子华是多么和谐的一对。只是两人心底都知道，虽然郁芳菲总是在最后关头先冲出来选择妥协，但是两个人的感觉还是怪怪的。刚结婚时的那种幸福感觉，已经在短短三年里就磨光了。最可怕的是，两个人都十分真实地感觉到，虽然都千方百计试图去让步、去迁就、去漠视，但是过去那种小夫妻的甜美感觉，已经再也回不去了。

那份让王子华十分期待的礼物是件真丝睡衣，从一进大哥家门，婆婆就一直拉着郁芳菲的手说：“芳菲啊，你嫂子对你可好的了，一早就买了件蚕丝的睡衣给你哪。你看看这包装，好气派了，大商场里的名牌货。”

嫂子苏晓当时啃着一个苹果，也没太大的热情，装作无所谓地说：“也不是什么大牌子，才一千八百八十八块，我看打折，八百多就买下来了，档次还是有的。”

郁芳菲很努力地堆出笑容来，努力地、很谄媚地说：“谢谢嫂子，一早就想着我们，多漂亮啊！”

王子华脸上都是喜悦的表情，公公婆婆来上海大哥家住了两年多，他和芳菲就春节来过一次，久别重逢着呢。王子华拉着妈妈的手说，你看这是给你带的南果梨，这边吃不到吧，特意给您背了两箱来；这是给爸带的人民大会堂香烟，软盒的呢；这是给大哥大嫂带的海参、鹿茸，都是咱东北的特产……

郁芳菲注意到，每说到一样，嫂子脸上就会露出一丝不屑，直到说道海参、鹿茸，眼睛里才稍微有一点光彩。子华的大哥很厉害，一个东北人考到上海来读书，还在一家外资企业工作，没事就出国。嫂子和大哥结婚也没几年，但是在房价飞上天的上海买了个三室一厅，公公婆婆第二年就飞过来养老了。王子华总是说，芳菲把二老气走，实际上人家分明是奔着大都市、大房子来的。

大哥又出国了，所以嫂子是现在这屋子的“地主”，看人的眼神也一派“主人翁”的味道。一番冠冕堂皇的招呼过后，王子华就拉着郁芳菲进屋，意犹未尽地让郁

芳菲把礼物拆开看一看。郁芳菲没心情，老公就一个人欢天喜地打开来欣赏，还往她身上比量，说着：“看看这颜色，这光泽度，大城市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样。”

郁芳菲觉得厌倦，回了句：“东江也是省会，也是大城市。”

“那能一样吗？”王子华看了看老婆懈怠的样子，感觉满心的欢喜都受到重挫，没说两句就出门找爸妈聊天了。

郁芳菲无聊地盘算着晚上的祝寿宴怎么应付，想来想去无非是应付着、应付着，少说话多吃菜。无聊中，她就拿起睡衣看了看，翻来翻去，就瞅着那标签出了神儿。过一会儿，她把门打开一条缝，唤着老公的名字：王子华，你来一下。

王子华正在帮老妈收拾菜，郁芳菲喊了三声才很不情愿地过来。

郁芳菲拿起睡衣的标签给老公看了看，然后说：“嫂子不是被骗了吧，我是百货大楼的，这些东西我太熟悉了。”

老公看了看标签，脸上立刻就阴云密布，憋了半天才说：“芳菲，今天是妈六十大寿，这么高兴的时候，你就别再发你的小脾气了好不好？”

郁芳菲愣住了，看着气鼓鼓的老公不明白为什么：“我哪里发脾气了，我真的是担心嫂子被骗了。你去问问嫂子，什么时候买的，要没到一星期，退或换，还都来得及。”

“行了，行了，你还是一根筋。”老公打断了她的话，“别再起事儿了，人家就算给你棵大白菜，那也是一番心意。就你是百货大楼的，就你懂得多，找不愉快呢是吧？”

说完，老公没好气地出去了。郁芳菲一个人开始在这边运气，都是哪跟哪啊，她不就是担心嫂子被骗吗？都说上海人精明，那百货公司卖货的就更精明。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她掏出手机给同事打了个电话。长途，她也认了，怎么也得弄个明白。

当晚的祝寿宴就是在家里搞的，菜都是婆婆烧的，基本是东北风味。据说嫂子是花大价钱买了四只大闸蟹回来，摆了一桌子的工具让大家尝鲜。螃蟹，郁芳菲也没少吃，但是头一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各种精美的小钳子、小镊子、小夹子，好像是专门用来吃大闸蟹的，做工十分考究，彰显艺术品位。问题是，这么大排场，五个人怎么吃四只螃蟹呢？嫂子看着她狐疑的目光，一个劲儿说，吃啊吃啊，今天妈过生日，我们就奢侈一把，平时我们都是大家吃一只。

嫂子掰开了一只，一边鼓捣，一边给大家说：“吃大闸蟹时，四样东西必须剔除的哩。这就是要除腮、除胃、除心、除肠，依晓得哩，这东西毕竟长在泥里，有大量细菌、污物。我们家这套工具，是你大哥特地买回来的，这个过程比真正的吃蟹肉还享受的哩。”

婆婆温情脉脉地看着儿子说：“你们爱吃，就多吃点，你大哥大嫂，在吃上可讲

究了。我和你爸可是领教过，今天让你们也感受感受。”

一家人有说有笑，就是没怎么有人理睬郁芳菲，直到最后，嫂子才偶尔问一句：“芳菲呀，睡衣试了没有？蚕丝的东西就是收拾起来麻烦，不过穿在身上还是蛮舒服的哩。”

郁芳菲想了想，还是忍不住想说出实情：“嫂子，其实……”

她的话还没说出口，老公就在一边瞪了她一眼，立刻接口说：“其实，我们家芳菲从来不穿睡衣，咱有三枪、宜而爽就可以了。”

嫂子狐疑地看了看二人，也没多挂心，转而说：“这两个牌子也不错，上海的老牌子哩。”

郁芳菲这次没等王子华接话，自己就抢先说：“嫂子，你这睡衣买几天了？”

“到明天正好一个礼拜吧，”嫂子拿着蟹钳子想了想，“应该是这样。”

郁芳菲还要说什么，王子华立刻在一边提议：“该切蛋糕了，切蛋糕……”

一家人也算其乐融融，蛋糕吃完了又接着上屋里聊天，剩了一桌子碗碟，王子华给老婆使了个眼色。郁芳菲看了看嫂子已经一扭一扭地进屋去了，招呼着老公，说是让他看看上海最新的互动电视，可好了，什么都能点播，DVD播放机以后要退出历史舞台了。

郁芳菲无奈地收拾着桌子，觉得自己的青春好似就此退出舞台了一样。如果人生也可以互动的話，那幸福的过往可不可以点播来重演一下？刚结婚的时候，婆婆可喜欢她了，几乎什么活儿都不让她干，一吃完饭就让她和老公进屋看电视去。后来郁芳菲坚持不肯要孩子，婆婆的态度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话说回来，现在哪有年轻人那么早要孩子的，大哥和嫂子不也没要吗。

洗碗的间隙，郁芳菲关上水龙头，就听着公公在里屋说：“别和你弟妹较真儿，她一个百货公司卖货的，就以为自己什么都懂了。”

郁芳菲真想冲进去大喊一声，我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现在是港资百货公司的市场营销业务主管。可是，她没有这么做，争吵能解决什么？生活就像水盆里的碗筷，满是油污看着都烦，但是洗过了还是要用的；日子总会被烦心事洗来洗去，争吵不争吵你也得照样过。洗碗的时候，她就特意没加洗洁精，有种想喷点杀菌剂在上面的冲动。

晚上睡觉的时候，郁芳菲还埋怨老公：“你怎么不让我说？过了明天，就不能退了。”

老公忙了一天，尤其是背着两箱南果梨跨越大半个中国，根本就没心情理她，嘟囔了一句：“别烦了，要说也不能今天说。”

第二天王子华还没睡醒，就听见客厅里争吵起来，地动山摇的感觉。

嫂子在那里说：“我不懂什么外文不外文的，也许是标签挂错了呢，你看这手感，能是普通材料做出来的吗？”

郁芳菲在那里十分认真地说：“嫂子，你摸摸，这料子就是太亮了，而且不磨手啊，真正的丝绸哪有这样的。”

嫂子接着说：“你不要就给我，我还舍不得呢，人家说这是真正天蚕丝的呢。”

郁芳菲还在据理力争：“天蚕丝都是不反光的，涤纶才这么亮还反光。我给家里纺织品楼层的主管打电话问过，这个牌子就没有纯真丝的产品。你要不信，拿打火机烧一下就知道了。”

王子华的老妈在一边惊呼：“芳菲，你这是闹的哪一出啊，你不要就算了，干什么啊这是。哎，你还真烧啊，新衣服烧什么啊。”

听到这里，胡乱抓了衣服套上的王子华急忙冲了出来，过去一把摁住老婆的手说：“大清早的，你闹什么闹啊！”

郁芳菲看见老公出来了，好像来了救星：“我就抽出一条线来烧一下，一看就知道了。”

王子华立刻打断了她的想法：“走，回屋，回屋说去。你不是看标签了，还烧什么烧啊，也不是不认识英文。”

嫂子一听，立刻不乐意了：“二弟啊，你这啥意思啊，你以为我真不晓得英文了？这么贵的睡衣，我还不舍得送呢，你们小两口不用这么演戏的哩！”

说完，嫂子就要过来把睡衣抢回去。王子华赶忙挡住，陪着笑说：“没，哪能啊，芳菲这是职业病，你别见怪，别见怪。”

转过身，他硬拉着老婆回到自己屋里。郁芳菲拼命地想挣脱，嘴里还说着：“我打过电话了啊，你拉我做什么。哎，你弄疼我了。”

关好门，王子华劈头盖脸地就说：“郁芳菲，你还想不想好好过日子，你要是不想过了就早说，别丢人丢到上海来。”

郁芳菲一听，眼泪哗地一下就涌了出来：“我有病吗？你也看见标签上写着百分之百人造纤维了。她八百多块买个涤纶的，明显被骗了啊，这睡衣充其量就一百多块钱，花那么多钱不是冤大头吗？再说，不是我要告诉她，我只是悄悄和妈说了一嘴，是妈去问嫂子的。”

“你怎么就长不大呢？”王子华气急败坏地说，“你能不能懂点人情世故，你们80后就不能从别人的角度想问题。也许就是嫂子看着喜欢买了，好个面子，夸大了一下价格而已。”

“我看价签了，的确写的八百多，”郁芳菲十分委屈，“面子能值七百块钱啊，过

了今天就不能退了啊！”

“我说你有完没完，别再说了行不行？就那手写的打折价格，你让售货员给你写一万，她也敢写。你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

“我有必要装吗？你们全家都好夸大，你早适应了是吧？”

“郁芳菲，你说什么呢？你注意点你是在哪？”

“在上海，在国际金融大都会城市，怎么了？你嫂子满嘴上海腔，也不意味着她就真是上海人了，不也是外地来的。你爸你妈爱虚荣，爱待在这里，我可不是自愿来的。换我……”

啪的一声，王子华一巴掌扇在了老婆脸上，郁芳菲幽怨的声音终于停了下来。这一巴掌打完，王子华自己也有些后悔，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冲动。立刻过去坐在老婆的身边说：“疼吗？我错了，我给你揉揉。但是，有你当儿媳妇的这么说婆婆的吗？”

郁芳菲挣脱开老公的手，默默转身不说话，泪水哗一下就涌出来了。

场面尴尬了半天，郁芳菲在抽泣，王子华在歉疚。

半晌过后，郁芳菲在床边自己的拉杆箱里翻了半天，找出一份文件来，冷冰冰地说：“别说没用的，签字吧。从此后，你爸你妈还有你，爱怎么虚荣怎么虚荣，与我无关。”

王子华看着那份文件，气得暴跳如雷：“我说芳菲啊，你能不能让人省心啊？给婆婆拜寿，你还把这文件带着，你什么居心啊？诚心是不是？”

郁芳菲还在捂着微微刺痛的脸，冷漠地说：“是，我就是怕你有这么一出，不得不防。你说了，再打我就在协议上签字。是男人，你就签字吧。我也不缠着你了，你也不用再烦着我了，尝试一下分开，挺好。”

王子华盯着那文件看了半天，手在发抖。那是一份试离婚协议书，是两个人在无数次争吵之后拟订的。如果两个人再争吵不休，或者王子华再动手打妻子，就签订试离婚协议书。表面上，两人还像夫妻一样，只是实际上完全分开过日子，谁也不能干涉谁。一年后，如果两个人任何一方没有想复合的意思，那协议里的离婚条款就生效，财产分割方案也生效。郁芳菲实在忍受不了无休止的争吵才出此下策，碗洗的次数多了，瓷釉都掉了，那就得尝试换新碗。她多次提过离婚，王子华都不同意。离婚不像买套新餐具，那成本实在太高了。对于两个人来说，一是好多财产无法分割，二是婆婆身体有病，受不了太大的打击……

“我，我签，你满意了吧？从此你爱跟谁较真儿跟谁较真儿去，你爱怎么耍小脾气就要去！”在王子华发疯般的怒吼中，郁芳菲没有看到一丝犹豫。

半个小时以后，郁芳菲游走在上海这座陌生城市的大街，发现身上仅有的零钱都给了刚才的出租车司机。

此刻，她也微微有些后悔。自己不是一个特冲动的人，不知道为什么，结婚以后一和王子华争执起来，就特别爱冲动。她也懂得，嫂子无论如何也是送了份礼，看出不是真丝的也不能当面拆穿。原本她只是想告诉王子华，可是王子华那态度就让她来气，于是她就告诉了婆婆……是婚姻让她变得焦躁，还是老公奴颜婢膝的态度让她心烦？这一切，就让冲动上升到了顶点。

试离婚，准备好了吗？她不知道。

化妆包和钱包都放在嫂子家，郁芳菲离开的时候，走得很悲愤，很匆忙，婆婆在后面追出来她都没有回头看一眼。为什么是婆婆追出来，而不是王子华？这个老公根本就是想好了不要她，自己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嫂子家断然不能回去，既然自己已经义愤填膺地冲出来，那就让他们温馨一家人去叹息吧。她选择在上海的天一百货公司附近下车，如今唯一可以求助的就是上海的同事。况且，最欣赏她的前任部门经理，听说是调到这里当公司副总，至少还有他可以帮一把。

站在上海天一百货的楼前，郁芳菲忽然犹豫起来。自己该怎么和外地这些同事讲呢？说自己又被丈夫打，说自己“潮”了一把，和老公试离婚了。人家有婚前住在一起同居试婚的，但分开了试离婚的，她也只是听前任部门经理提过，自己还真没见过。这次，她的确走在这个潮流前边了，但是一点解脱的感觉也没有，只是觉得自己眼眶潮乎乎的，心里似乎也积满了水，那么重，那么沉。

“小姐，你需要帮忙吗？”有人从一边递过来一块方巾。

自己已经泪流满面了吗？为什么一点感觉都没有。郁芳菲恍然转身，看看身边的人，高大魁梧，一身好像大了一号的黑色西装，像是专卖店里挂着的一样板板整整。只不过，这个人很怪，西服上衣居然是披在肩膀上。

“我们认识吗？”郁芳菲抹了抹眼睛，没看到手背上有泪水。

“你的嘴角有口红。”那个人微笑着指了指她的嘴角右边。

郁芳菲这才明白，刚才王子华打自己那一巴掌一点不轻，连带着唇膏都花了。她用手帕抹了抹嘴角，然后勉强还给对方一个微笑：“谢谢你。”

“你是郁芳菲吧，我认识你。”

“我们在哪里见过吗？”郁芳菲有些惊讶，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上海怎么会有人认识自己？

对方傻笑了一下，指了指天百大厦的外墙：“我是东江人，每天路过淮阳路的天百大厦，都被迫要见你一次啊！”

郁芳菲笑了笑，遇到老乡了，难得。

对方看了看表，起身要往前走，忽然又停住，退回来说：“你不是有什么事吧，我看你笑得没有海报上那么灿烂啊！”

郁芳菲被对方直白的话语逗笑了，不过立刻忍住了说：“没事，谢谢你的方巾，回东江来天百找我，我还你块新的。”

“不用，扯那么蛾子的事情干啥！”那个人十分豪爽地挥了挥手，“一帮小兔崽子非得说西装口袋里要插个白方巾，这样才绅士。我这走一圈了，满街上海白领，也没见一个西装兜里插方巾的。”

郁芳菲又被对方逗笑了，只好低着头说：“那是晚宴盛装出席时才需要的，大白天的，当然没人那么打扮。谢谢你了，我没事。”

“说的不就是嘛，一群小崽子忽悠我。那我走了啊，你比海报上更漂亮，有点忧郁的美感！”那人笑了笑，转身要走。

“我说，”郁芳菲忽然想起来自己窘迫的现状，犹豫地说，“既然都是老乡，你能帮我个忙吗？”

那人听到她说话，立刻回身过来说：“没问题，别是需要说英语的事情就行。”

郁芳菲还没有开口，那个人忽然说：“哎，我说，郁小姐，您是来旅游的吗？能否先帮我个小忙，就旁边这座大厦，顶多需要三十分钟。”

其实，三十分钟也没用上，郁芳菲用她英语八级的水平，轻松应对了那个男人的外国客户。毕业以后，郁芳菲第一次感觉到学以致用。那个男人叫谭东，是东江市舜发装饰集团的老总，来上海是联系澳大利亚TMM集团外墙装饰材料的地区总代理。郁芳菲觉得这个男人也有趣，一个人单枪匹马就闯到上海滩来，结果和人家一联系，前台接待都是说外语的。

“你胆子也太大了，怎么也得找个翻译啊！”郁芳菲当时就和谭东说，“你这样怎么和人家谈啊？”

“说的不就是嘛，”谭东笑了笑，耸了耸肩，以免披着的西装滑下去，“人家和我谈，随便找个上海大学生就行，还省飞机票钱。我想，这么大的一个澳洲公司，怎么得有一堆翻译吧。没想到，澳洲的这个公司说翻译只是给老外翻译的，帮我联系的一个朋友又拉松了，大学生也没来。”

郁芳菲觉得这个人的口头禅很有趣，“说的不就是嘛”。那怎么不早想周全点？东江这样的企业家太多了，土老帽儿一个，就是敢干，人家还就干成了。今天这到底是谭东的巧遇还是郁芳菲的巧遇，真还很难说。反正澳洲公司对郁芳菲得体的谈吐和标准的发音大加赞赏，也同意考虑地区总代理的事情。

“相谈甚欢啊，郁小姐，我得请你吃回饭，要不你干脆考虑来我公司兼职得了！”谭东和郁芳菲出了澳洲公司的上海办事处，换回老总姿态的谭老板立刻得意扬扬地表示。

“不了，我还要去苏州开会。”郁芳菲想，无功不受禄，现在可以谈谈借钱的事，可是怎么说呢？直接说显得自己很现实。

“怎么谢谢你呢？”谭老板在兜里左右摸了摸，好像都摸空了的样子，抬头看了看郁芳菲，“还是一起吃饭吧，我这换了身新西服，也没现金，怎么得给你笔酬劳！”

暴发户都是一个样，比穷人还在乎钱，分明就是想用了白用，反正利用价值也榨取完了。这个时候，郁芳菲只能潇洒地挥挥手：“不用，都是老乡，谈这个多余。”

谭老板又摸了摸上衣兜，然后笑着说：“说的不就是嘛，都是老乡，不谈这个，不谈这个。对了，你刚才说要请我帮个忙。好，到你了，什么忙我都帮。”

郁芳菲想，这么现实的人今后自己也不想见了，现实就现实一些，索性说：“巧啊，我要去苏州，可是现金和卡都忘在亲戚家里，回去拿还不方便。”

谭老板像是被针刺一下，低头喃喃自语：“巧啊，怎么这么巧呢？”

“没事，谭老板，这大厦楼下就是天一百货，我那里有朋友，咱们就此别过吧。”郁芳菲说完，转身就走。她想，就当自己帮了一个老乡。人生啊，如果不把大多事情都往善了想，自己今天就得憋屈死。

谭老板从后面突然冲上来，把一张卡塞到她手里说：“郁小姐，这是张限额五万的信用卡，你先刷着用吧，没有密码。东江人讲的就是实在，咱遇上了就是缘分，你还帮这么大忙，我谭东不是那种卸磨杀驴的人。”

郁芳菲拿着那卡，愣在那里。

“咱，实在，不忽悠。提现的密码是129213，刷卡不用，记得写我的名字。”说完，谭东把自己的名片递到郁芳菲手里，没等她回话，大步流星地就走了。

郁芳菲第一想法是，这个卡是空的或者过期的。她不信真有个好人会这么轻易把信用卡交给别人，当她想起来人家还留了名片，应该不是骗自己，抬腿去追已经追不上了。楼下就有提款机，她顺顺利利提出五百元现金。这时候，她才确信自己是遇到了一个奇人。转念一想，人家是大老板，也许压根儿都不在乎这点小钱。何况，自己在东江天百那么大照片立着呢，找她还钱，她也肯定会还。算起来，会议费一早交过，五百块够自己到苏州的路费了。五百块当做翻译费，也不算太离谱。想来想去，郁芳菲心安理得了一些。

不过，站在动车组的候车室里，郁芳菲又动摇了。这么曲折的经历，她才来到出发点，可以逃离这个让她失意的城市。转念间，她猛然觉得有点对不住王子华。自己来是做什么的？费那么大劲不就是为了让婆婆开心，让老公开心。才过了一天，怎么